

加強區域合作發展粵港澳大灣區

粵港澳大灣區的有關規劃相信很快便會出台，我們都期待着相關的具體內容，藉此為參與大灣區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更清晰的方向。尤其創科方面，創科與工業發展關係密切，高科技、創意產業的興起，令傳統工業轉型，而創科發展與如何引領「再工業化」方向，是讓本港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最近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佈世界競爭力排名，香港從過去第1位，在今次以0.8分輸給美國跌至第2位，主要有兩大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科研基礎建設排名下降所致。

黃定光
立法會議員



國家主席習近平就本港多名科學家向他反映在科研上國家科研項目經費過境香港使用、科研儀器設備入境關稅優惠等問題回信並作出指示，支持香港發展國際創科中心，這讓我們對未來大灣區的發展路向有着更多的構想。

能讓香港科研機構和大學可以申請中央財政撥款，使本港科研優勢能與大灣區城市合作結合，為成果轉化成生產提供條件，正好為香港發展為國際創科中心提供強大的支撐力量。因此可以研究，大灣區聯合向中央申請，在大灣區內成立國家級的科技創新中心，提供最佳的創科資源和平台，盡快推出具有世界級影響力的原創成果，以推動國家及灣區內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就區內各地方的科技優勢，互相關調官、產、學、研的合作，透過發展大數據、加強科技基建，及訂立

資歷認證制等政策，將整個大灣區發展成智慧城市群。

灣區城市各有特點互惠互利

國務院之前公佈了《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提出以「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目標，期望在2020年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示範區，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報告並就專業服務、創科金融及青年發展三大範疇，提出措施方針。這些政策正好讓我們知道要把握發展的機遇就在此時。

為此我們應作好準備，與大灣區不同城市協調創造有利營商環境，故建議加強相關機構如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職能，優化和統合目前的資訊平台，建立一站式超級營商資訊平台，為大灣區內的商戶提供統一而全面的企業資料庫、政策法規、融資渠道、企業管理、市場環境等資訊及顧

問服務。

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亦應成立聯合部門，研究調低整體企業稅負，制定有針對性的稅務優惠政策，切實幫助稅負較重的企業，具體包括廣東省調低稅率、設定免徵額、對小規模納稅人免徵增值稅，香港則訂立更靈活的利得稅制以促進產業發展。推動註冊資格互認，並打擊違規惡意搶注商標及侵犯知識產權的問題。還有簡化各項行政安排及便利在創立、審計、繳稅和營運等各個環節的運作，降低人力和行政成本。

大灣區的各個城市有着不同特點，我們都能在不同領域上有合作空間，當中我們應盡量爭取在合理條件下，各自發揮現有優勢，互惠互利，合作共贏，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更為香港的發展創出新天地。故此我們需要更有更大決心和積極參與，期望大家都能為此提出各項可行具體建議，逐步落實，成其美事，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亦持續壯大香港經濟的優勢。

律師會理事會選舉的啟示

黃國恩 香港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法治是香港重要的基石，香港的法治也在世界上有很高的排名及聲譽，美國一個獨立組織世界公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今年初公佈了2017-2018全球113國或司法區的「法治指數」，香港的整體法治水準在113個國家或司法地區中排名第16位，美國則只排第19位。

香港的良好法治，與香港有一支良好質素的律師隊伍有關。而監管這一支律師隊伍則有兩個法定專業團體，即香港律師會和香港大律師公會，分管香港法律界的兩個分支：律師和大律師。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均是行業自治團體，由其會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理事會成員，以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在市民大眾的心目中，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具有極高的公信力。

多年來，每當有現行法例需要修改或新法例要立法，又或有影響保障市民權利的政府政策或事件、香港政制發展等事宜，需要諮詢公眾意見時，兩個公會都會代表法律界發聲，表達業界意見，由於兩個法律團體的意見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市民當然期望他們都能以獨立、專業、不偏不倚的態度給予中肯的意見，讓大家可以得到較客觀的意見去幫助判斷事情的對錯。因此，兩個公會對維護香港法治具有相當重要的角色。如果公會被有政治傾向者騎劫，政治不中立而曲解法律，給出似是而非的所謂「代表」法律界的「意見」，利用公眾對其信任，誤導公眾，就會影響法治了。

自大律師公會今年初改選後，換上有明顯

政治傾向的戴啟思當主席，上台後已連番發表反對合憲合法的「一地兩檢」安排的聲明，指「一地兩檢」安排沒有憲法基礎，其實施將會抵觸基本法，嚴重削弱「一國兩制」；並在政府正就香港的人權狀況(以納入中國提交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報告內準備撰寫內容的公眾諮詢中提交建議，指現時人大釋法的權力欠缺足夠的約束，對香港法院獨立構成嚴重威脅，有可能破壞在香港繼續實施普通法制度的情況，公開挑戰人大釋法的憲制地位。公會發表此等言論，不但有誤導公眾之嫌，也令世界其他國家懷疑香港法治出了什麼大問題，實在令人失望及遺憾。

好了，今次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改選，親反對派學者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竟夥拍學聯代表會前主席、人權律師林洋鉅(原名林耀強)參選理事會，兩人皆為特首選舉委員會法律界成員，政治取態相當明顯，搶位意味甚濃，他們一旦當選，將來律師會就法律爭議事件，可能會與大律師公會一樣變得政治化，更專注於批判中央和特區政府。現時香港法律界的情況是，法律界立法會議席已為公民黨所奪，特首選舉委員會法律界30名選委全是反對派成員或其支持者，大律師公會理事會今年改選後也出現立場偏向反對派的傾向，現只剩律師會相對較為中立，因此，這次選舉對於香港法治的影響十分重要。很多律師會會員的心聲是，律師會是一個專業團體，律師會選舉不應被政治化，不希望律師會變成政治團體，律師會應恪守中立，守護法治，作為法律專業團體，更有責任讓會員正確認識了解、向市民推廣普及憲法和基本法，減少誤解。律師會

也是一個行業公會，更應為業界謀發展，促進兩地法律界的合作交流，國家的大灣區與「一帶一路」發展能為業界帶來極大的機遇，律師會更應在這方面着力，幫助會員在國家發展大勢下能分一杯羹，改善業界的民生權益，這才是律師會的「正業」。

今次香港律師會理事會改選理事，獲反對派全力支持支持的張達明以最低票當選，其拍檔林耀強則落選，而較為政治中立的3位新人則全部當選，結果是使人感到相當意外，因為賽前預測是張及林會高票當選的。筆者認為這個結果是會員醒覺的反映，反對派整天在政治化香港的任何議題包括民生議題，盲反中央，抗拒融合，泛政治化只會影響香港的經濟發展，對業界毫無好處，再加上大律師公會年初淪陷給反對派後的極度政治化表現，影響了公會的公信力，如果律師會也失守於反對派，那麼整個法律界，包括立法會、選委會、大律師公會就只會有一把聲音——反對派的聲音，因此出現了鐘擺效應，大家都醒覺過來，不想法律界只有一把聲音。再加上對方輕視，未盡全力催谷他們的支持者去投票，但觀乎選舉結果，他們仍有1300多的郵寄票，反對派的實力是不容忽視的！而3位新人則十分勤力，走訪了很多律師行宣傳他們的政綱，他們落力拉票，他們的努力最後得到成果，無論如何，這次勝利得來不易，既是候選人的努力拉票，也靠一點運氣及大環境的配合，才有這個出人意外的結果。希望律師會能緊守崗位，守護法治，真正保持政治中立，一切以法論法，讓法律歸法律，政治歸政治，這才是業界之福，才是香港之福。

美啟貿易「世界大戰」成全球公敵

張敬偉



美國堅持對鋼鋁等產品徵收關稅，惡化與盟友的關係。

該來的還是來了。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沒有等來美國的關稅豁免待遇，而是冷冰冰的關稅懲罰。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宣佈，美國將從當地時間6月1日零時起，對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的鋼鐵和鋁製品分別徵收25%和10%的懲罰性關稅。兩個多月的貿易談判和博弈，未能彌合美歐以及美國和兩個北美夥伴的貿易分歧，這意味着大西洋兩岸和北美市場將出現硝煙瀰漫的貿易戰火。

在此之前，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只有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和韓國在付出相當代價後，獲得了美國鋼鋁關稅的豁免待遇。至於日本，美國根本就沒有考慮過給其任何豁免待遇。美國向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開戰」，連同美國對華出爾反爾的貿易戰，特朗普治下的美國被輿論調侃為「單挑全世界」，也可以說發動了全球貿易的「世界大戰」。從綜合國力以及貿易實力看，美國的確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但是美國在北美、亞太和大西洋同時開啟貿易戰，將使美國陷入破壞基於規則的全球貿易秩序(WTO)的不義中。更要者，美國實施鋼鋁關稅制裁的原因是基於「國家安全」，無疑將美國的貿易盟友們推到了「敵人」的尷尬境地。這也意味着，特朗普為了「美國優先」，不惜破壞掉美國二戰後苦心經營的全球盟友圈。

正因為如此，作為美國盟友和北約成員的歐盟認為「實在有失體面」。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則連發5條「微博」強調，美國徵收加拿大1元關稅，加拿大也將徵收同額度的關稅稅額。這位年輕的加拿大總理認為美國鋼鋁關稅是對美加關係的侮辱，該國列出了對美徵收128億美元規模的關稅。歐盟和墨西哥也準備對美實施同等規模的關稅報復。日本提出的對美報復方案是對美徵收450億日圓的關稅。

雖然美國強調和歐盟、加、墨等國的貿易

談判還在繼續，但是雙方對未來都不樂觀。客觀而言，從歐盟到加拿大，美國西方陣營的盟友們，不會認為特朗普對他們真會痛下狠手，希望美國能夠給予關稅豁免待遇。尤其歐盟，在此之前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以及英国外交大臣約翰遜先後赴美，希望能夠勸說特朗普不要退出伊核多邊協議並給予歐盟鋼鋁關稅永久豁免待遇。然而特朗普不為所動，不僅退出伊核多邊協議，而且向歐盟發起鋼鋁貿易戰。

警惕貿易戰蔓延惡果

由特朗普引發的貿易「世界大戰」，凸顯三大特徵。一是特朗普再次以實際行動證明「美國優先」就是美國利益至上，沒有盟友、對手和敵人之分。盟友損害了美國利益或所謂的「美國安全」，美國也會毫不留情。這是對歐盟和加拿大等美國盟友的棒喝，即如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所言「有特朗普在，何須敵人」。二是在鋼鋁貿易戰中，歐盟和加、墨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

在鋼鋁貿易戰中則可忽略不計。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鮑恩認為，「此舉現在主要打擊我們的經濟和軍事盟友。」三是特朗普發動的貿易「世界大戰」凸顯包括歐盟在內的美國盟國不要再對美國抱有幻想，也不要以身旁觀者的姿態圍觀中美貿易戰，而是應該形成捍衛全球貿易規則的聯合陣線，就像中歐等在伊核多邊協議上的合作那樣。

新經濟周期，全球市場更需要有規則的全球貿易體系。但是「美國優先」的政治干擾，猶如在全球市場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使全球市場陷入貿易亂戰的煩擾中。值得警惕的是，由美國發起的這場全球貿易大戰，可能會重蹈1930年代胡佛法案(又稱「斯莫特-霍利關稅法」)的覆轍。那次由美國開啟的關稅戰(美國將進口關稅提升至50%以上)，使得大蕭條加速向全球蔓延。惡果眾所周知，最終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

特朗普挑起的全球貿易大戰，使美國成為全球公敵，結果是傷人害己。

民主制度要適合國情

張俊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青年事務委員會顧問「就是敢言」主席



近日，坊間有些評論關注全球民主發展步伐的進程。民主制度再次成為國家、學者、時政分析者熱議話題。隨着英國脫離歐盟、德國難民問題

失控等，不少人將問題歸咎於這曾被嚮往的民主制度。然而，另一邊廂，卻有西方的評論看到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發展的制度優勢。筆者在美國生活過一段時間，現在身為全國人大代表，想藉本身對民主制度的理解，談談自己的看法。

民主，即「主權在民」，視為現代國家的制度，國家權力由公民直接或間接行使。西方國家奉行民主制度，通過這個制度，人們可以通過選舉，以一人一票模式，選出自己的代表，參與議政的事務。反觀，從政治制度上，中國並不是奉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實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筆者認為，民主制度並沒有好壞之分，只在於制度是否符合本國國情的需要。

奧巴馬政策紛被特朗普推翻

首先，我們要了解美國的情況。日裔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寫下一部著名的著作《歷史的終結》。他認為「美式民主制度」就是人類最好的制度。美國走在世界之前，其他的國家也終究效法美國。當中，「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權利法案」，這是美國民主的象徵。

眼下由特朗普(Donald Trump)執政，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亦隨大選卸任。的確，美國是以民主制度的方式選出總統，但隨四年一屆的美國大選，政黨亦有機會更替。新任的統治者或將前統治者及其政黨的政策(特別是不同政黨的政策)推翻。例如：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曾推出《患者保護和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俗稱「奧巴馬醫保」(Obamacare)，鼓勵美國實行全民醫保，不購買保險人士需繳交罰金，同時保障夾心階層國民享有基本醫療保障。但隨特朗普在去年1月初就職美國總統以後，即宣佈廢除及取代(repeal and replace)奧巴馬醫改政策，於去年10月

期間，簽署行政命令改變最低保障範圍(minimum coverage rules)，並宣佈廢除對低收入人士至關重要的補貼。

這種因為政黨輪替，影響政府決策的機制，確實會破壞社會的穩定性，說句不好聽的，政黨只會將目光放在數年的任期，而忽視地方長遠發展的需要，從而妨礙了經濟發展，影響民生福祉。

中國模式有利於社會穩定

反觀，中國的政治模式卻與以美國為首奉行的民主制度不同。中國作為大國，有很多獨特的國情。目前，國家的政治體制是單一制的，沒有政黨輪替問題，這樣有助於決策機制的穩定性。國家以協商民主的方式達成發展目標一致，避免內耗和紛爭，有利於社會的穩定發展和人民的幸福。

舉個例說，國家推行改革開放40年，雖然各領導人的理念或有不同，但中國仍堅持改革開放的道路。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國家在新一代領導人帶領下，將目光放在發展的道路上，各階層都是以2020年建成「小康社會」為目標。國家主席習近平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整個國家的國策，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方針，民眾充滿期盼，都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事實上，國家一直有推行民主體制的改革，目前，國家身居要職的領導人，無一不是經過長期的地方及中央部委的歷練，甚至有不同省市領導的經歷，當中既有發達地區，亦有邊遠地方，因此，對不同地區民眾所需，知之甚詳。

在筆者角度看來，實沒有哪一種民主制度是比較好的。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都是在互相吸納雙方的制度優勢。誠如美國看到中國在發展中的制度優勢，就是政府在基礎建設上發揮重要的作用。美國亦有深思聯邦制度令全國性公共產品供應缺位的問題。中國也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在自由貿易體制下的優勢，故國務院公佈《進一步深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促進大灣區的發展。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都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兩套不同的制度，看哪一種更符合本國國情的需要。

不能參選的政黨沒有政治前途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香港眾志」在兩周年慶典宣佈轉變路線，新定位為民間政治組織；「社民連」自梁國雄因墮警署而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且訴訟纏身，該黨核心成員亦因被判處為期超過3個月的監禁而不能在被定罪日後的5年內被提名成為候選人，該黨的政治前途確實不太明朗。

自2016年立法會選舉和今年3月立法會補選，部分曾有「港獨」或「自決」主張或政治聯繫的參選人，未能獲選舉主任確認參選資格成為候選人，這意味着與「港獨」組織關係密切或曖昧的政黨將不太可能參與香港特區任何憲制框架內的選舉，意味着這些政團將沒有可能在議會內有議席或代表，也沒法再吸引有心從政的年輕新血加入。

若政黨的核心成員屢次鬧事甚至犯罪

「博拉」，借以爭取曝光，屬投機分子，在犯事前已應預計到會因被判囚而在未來5年不能參選，可謂咎由自取；而有「港獨」或「自決」主張的政團，成立的政治目人所共知，甚至有成員屢到境外勾結分離主義分子或抹黑香港，即使在網站偷偷地修改了黨章，刪減了敏感的政治主張，也只是嘗試「偷雞」瞞騙選舉主任蒙混過關。

不能參選的政黨，將沒能力組織地區格鬥，也沒太多財政資源，在人才凋零，勉強拉雜成軍的情況下，也只是限米煮限飯。即使部分成員勾搭海外流亡「民運」分子組成所謂「智庫」的團體，或積極約見外國政客，也只是換湯不換藥的把戲。只有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並擁護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才有資格成為議會體制的一員。